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魏書八十八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
寬猛為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

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儒
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
吏與世沈浮季叔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
為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
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
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
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
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
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澹然其於移

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
焉且書其為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
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
容竊號山東村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鄉竟
域曠尹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
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集潤宜因斯會以建
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
郎幃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

拜鎮遠將軍賜爵平臯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
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
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
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
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
卽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
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
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臯
侯謚曰宣

子純字道尚龍襄爵鎮遠將軍平臯子坐事爵
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一郡太守卒贈冠軍
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
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
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
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
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豈有訟理即

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
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
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

冉為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直其能特徵赴季

秋馬射賜以駿馬加以青服彰廉潔前後在

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博終朝頽廢

農業生立制斷之間者嗟苦

歷徐州任城王

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

吏帶淮陽太

守郟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

追贈龍驤將

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為魚鼈太守應履行

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

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巨京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脩

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瑛下惟誦讀博覽羣書

尤精經義我族兄弟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
國子助教遷彭城王總開府法曹行參軍總愛
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喜加之遷司徒法曹行
參軍出景明刑理著律令其獄決疑獄剖判如流
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總再稱之曰宋世景景精
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彥常以
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
曹深更稱績頗為左僕射源懷引為行臺郎巡
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皆自罰莫不咸允遷徙七

鎮別置諸戍明以直守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
遷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
信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
不滅李冲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
嘉祐右僕射高彥常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
為國子博士尋薦為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并有
隙致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
榮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治濟州刺史鄭尚
弟遠庶幾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

下士卑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
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
二言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
三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
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別即來者無
不盡盡其情抱比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
巨細必知發奸擿伏有若神明嘗有吏休滿
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鷄
出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用乙鷄豚取丙丁之帽

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第
道與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與
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
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
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為功曹起家
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為文弔嵇
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
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
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莅政清勤善綏
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群庶嗷嗷將就溝壑
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
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勵可賜龍廐馬
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邕
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
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

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多貧龍等千
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胤自莅此州惠
政有聞又能自以已粟贍恤饑饉乃有子愛百
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
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
分贍又亦不殊一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
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襲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姓方厚有識幹自給事
歷貞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

亮勇武將軍直進曰臣本官常侍是也

授臣勇武其號云
濁且寸
殊請

宗曰今依勞行賞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

濁為辭亮曰聖請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

是以敢啟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

號殊佐治也卿何得獨欲乖眾妄相清濁

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實書軌宜一

方為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且官爵陛下之所

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收所重何惜所輕

世宗笑曰卿欲為朕拓定江表掄平蕭關斬捕平

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

武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

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

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

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去偏須運籌而

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

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

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

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
風化轉汲郡太守為治如前譽言遠近二郡民
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
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
討元又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
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曰是徽音獲免二年
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
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
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
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
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眾詣淮迎降民楊
箱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
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勅纂緣淮慰勞
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
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
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

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
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
清白為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
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
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為太倉令尋除寧遠軍陰
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勅纂監京倉賑給民廩
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
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
視勤者賞以物怠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

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
略群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
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
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
為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
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季德纂還出又勸榮以
水灌城榮遂以質纂為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
定州刺史薛曇高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
郡纂以疾辭少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

蘇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為
百姓所思號為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
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
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
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量少治春秋杜
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
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
開府人君曰裴佗人為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

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
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
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為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為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
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
窮轉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
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
宗等部落萬餘家恃眾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
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言慰示以

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
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
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
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祿諸子
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
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
步又無田園畧不張蓋寒衣衣裘其真儉若此
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讓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
天平末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書本扶風平陵人
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為遼西太守子孫遂
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
周太守入國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廢以
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
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轉奉
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介朱榮官

因是為榮所知遂表留瑗為封道大行臺左丞
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其外散騎常侍瑗以拜
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
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
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
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介
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暉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
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
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暉遂禪焉

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侃然前
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
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
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為摛句天平中除鎮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
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
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
甚美為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誠約
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為勸厲焉後授使持節

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刪泰革弊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既

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

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
殺子南其徒曰行乎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左棄疾
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
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
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
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
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
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旣殺已之

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二頓默此母之罪
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
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稷懷
音梟獍猶變況承風直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
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
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誼
諱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
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
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

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
賢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
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警言儻蒙收察乞付評
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去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
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
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
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
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

文姜出故服虔注公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
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甚而中練思慕少殺
念至於母故經書二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
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
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
刑則陷罪多矣惡之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
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未削去旣於法無違於
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緩復難云尋局判
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

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
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
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
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朞
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
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
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
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
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
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
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
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
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
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
諱者以父爲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
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爲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
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
不言即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

母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為罪文傳
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
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
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
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為大國
通于文姜魯公適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
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
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
曰無所歸各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

人殺公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
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
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環案法推治無所
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負窘如初清尚之操
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
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諡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社弟子也
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
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必不

判署後為尚書左士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
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為鎮南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
治有能名姦吏跼躄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
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為治亦
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
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
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

詔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
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屬天
下乃三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興謠兩歧致
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
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
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
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
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為蘭州壽興後為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熙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負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朱汝歸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

有民譽始經二周

初乞解有詔聽之民史

老幼訴乞淑者甚眾

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

加中軍將軍司徒從

爭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

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

吏民所思當時稱吾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

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諡曰懿齊獻武王追

美清操與羊敦同日優賞

子子且龍表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

關

列傳良史第七十六

魏書八十八

列傳

酷吏第七十七

魏書八十九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
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
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采猛酷之

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自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
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
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
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舌刺
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
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
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
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

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
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
勸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
而闕於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誅
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龍表出為幽州刺史
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頓學遂表薦之遷平東
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
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

宣詔責其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相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
真君中為秋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
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
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
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
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
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
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顯祖親舅李安中珍

之等兄為至都與洪之相見欽元后平生故事

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進爵任城

侯威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接武牢地

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至郡嚴設

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迄賊止息

誅以奸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

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

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惣統諸軍輿駕

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

戰洪之築壘

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

欲進攻洪之力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

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

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制有帶

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

鄉州中豪傑老示之法制乃成分部

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

枉見殺害者百數亦罷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北艾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

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

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

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

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

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

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

洪之欽重而踈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

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

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

時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
糾遂鑕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
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
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
疹疾久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
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
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
良父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
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
一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
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
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
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
自若官置赫奕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尊附珍之
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
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菑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
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

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為遵父舉哀
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士咸識之徐歸
奔赴免喪允為營官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
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
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
及新制衣冠高祖共為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
雄暢常兼太祝令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
儀矩由是高祖識之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
入議律令親對御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

粟帛牛馬出為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
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
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
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
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
未弭選召寮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
州母弟舅甥兵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不理殺
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
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

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
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林又虐於刑法謂
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
令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德振至
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
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
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
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
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
妻不與訣別歔歔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按位兼尚書右丞爲

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官而貨產巨萬遵每責其財

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

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

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

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

竟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
掩捕必弗能復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追窮之
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
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黑與盡送京師斬
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
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怒戮其
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
以赦提爲游徼軍將前後命內獲殺之略盡因而
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
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口侯赦提克已厲約遂
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
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吉具香出使幽州採訪牧
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
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
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
不爲異計赦提以此羞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
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
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

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伏知前處救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石妻而責之曰人負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恣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

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龔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

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
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
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
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
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
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
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
存埋輪不避疆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
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
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
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
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
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
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
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
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
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
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
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內
外作牧岷區宇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
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
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
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刺稱按祉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
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
季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
當官不憚疆御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
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專勢
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充州刺史盜用官丸贓污
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
尋即真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

官奴障各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
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
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并有汲
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
知其暹也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
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
為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為賊所
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具元義獲
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
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瓚妻莊帝妹也
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龍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
和中為尚書主客郎御中中尉李彪以道元秉
法清勤引為治書侍御由是累遷輔國將軍東荆
州刺史威猛為治羸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
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真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

律武川撫冥柔立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成各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等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為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立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遂為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漢陽公渾曹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為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亡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
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
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
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
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
為圭直隕異途皆繫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
有天適矣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魏書八十九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陸倕

馮亮

李謐

鄭脩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
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
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
肥遁不及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
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
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

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于齡亦
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
為超遠哉今錄睦夸等為逸士傳

睦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
軍謀掾後漢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冀
容寶具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
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

父喪鬚鬢致白每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
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

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
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
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
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
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
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
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鼻相
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

浩知而歎曰睦李獨行去本不應以小職辱之
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
甚峻李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
得無坐經年送李本驟兼遺以所乘馬而為書謝
之夸更不受其驟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
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
能更容睦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婦
父鉅鹿魏攀當時多達之士未嘗備婦之禮情
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六才者必居貴仕

者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

口如市無子

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

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我陽

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

至洛隱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時

父英亡克奔赴盡其哀勵世宗嘗召以為

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

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

通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
焉之志會逆人王敬事發連山中沙門而
以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
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
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
一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
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
盡山居之妙亮時出師延昌二年冬因

疾世宗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
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
敏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
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
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
山荒澗鳥獸飢窘僧尸山野無所防護時
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
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
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

一地果報開亮子以置把中經宿乃為
益合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
務於靈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
百餘人莫不異焉

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

夏白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

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

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著作

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

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方有絕世之心臨見考工記
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
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
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
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
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
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顧玄令
羣儒紛糾互相倚撫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
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

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
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皆陰之斯豈不以羣儒
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其適可從哉但恨典文
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
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
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無以愛其羊我愛其禮
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其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
笑之於禮殷勤而重之悲願之於禮任意而忽之

是則願賢於仲尼矣以觀之裴氏之子以不
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目量頗有鄙意據理
尋義以求其真貫合雅不苟偏信乃藉之以
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賢之言廣搜通儒之
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
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
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
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
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

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不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大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介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介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介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介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力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闡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

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
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
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
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
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比日據
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
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

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
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
施今聽朔各失一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
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
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
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
出何經典謂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
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於南
門之外闔閤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央玄扈曰

天子之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時之室而聽朝焉卒事及宿路寢亦
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朝於明堂門下還處路
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
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
書顧命篇曰迓子剴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
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設在西房垂之
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

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
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
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
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
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
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三筵置五室於
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
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

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
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
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
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
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
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言折云二筵
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
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二尺五寸矣南
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

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
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專門畫甍
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
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
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三筵丈八也
耳然別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
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
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巨

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十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

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書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負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崇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度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

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文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祭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

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忍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焉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然愆尔忘歸乃作神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

異一是買聲兒生乎音

慙死名用何施可心

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
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
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
故處士趙郡李謚十六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
幼事兄瑒恭順盡友誼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
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八歲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
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
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

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中例名春秋叢林十
有二卷爲璠等辨析隱伏重盈百條滯無常滯
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
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日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
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謹議隆冬達曙盛夏通宵
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門戶高氏之遺漂張生
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

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
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
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
官者荅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
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術謂其子
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
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
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
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

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品聞暴疾而卒
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璿等或
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
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
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
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
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
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

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明前徵州將每徵不至
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
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肅宗詔付雍州
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吏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
淡爲心不曠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嗟
夸輩忘懷纓冕卑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
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

能至於此哉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魏收書逸士傳之中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德
論



